

东坡全集

第三函
十一册

東坡集卷之六十六

題跋

書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書摹本蘭亭後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
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
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
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
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
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

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
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
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
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徃之言固
已疎矣

題遺教經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安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僞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爲師法

題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秃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

題晉人帖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刼剝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獨超然如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題蕭子雲帖

蕭子雲嘗荅敕云臣昔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
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學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
畧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法洞
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又見齊史本傳
今閣下法帖十卷中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偽
妄無疑也又有王逸

跋褚薛臨帖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黃臨放亦

足爲貴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鵞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畜

辨宮本法帖

并以下十篇
皆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偽相半

疑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銖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銖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偽造永禪師書耳

又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檢察耳

又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勅勅字從刀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爲耳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衛瓘帖

恒衛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太宗忼暴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忌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縮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卽浩也耶

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君之宋呼於垓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居移氣養移體信非虛語矣

題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錯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跋衛夫人書

此書近妄庸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爾惡耶

跋桓元子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富有數百本也

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
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
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跋王輦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輦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
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
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
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
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

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

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
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
邪正之粗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
子之孝問安侍饌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
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交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

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无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劒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此殆謬矣